



十五之前走亲戚

□ 张修东

成串的红灯笼摇啊摇，村庄社区的喜事一桩接着一桩，年的味道，仍在村街小巷弥漫荡漾。

大年初一下午，老家莱芜的侄儿一家三口来看望我的母亲，亲人团聚分外高兴，推杯换盏间说起家乡变化，无不感慨社会进步。

在物资紧缺的年代，正月十五前走亲戚，对大人来说是亲情的沟通交流，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，则意味着能解馋。六七家亲戚中，我们弟兄最愿意去五六里路外的姑奶奶家，路近不说，重要的是能吃好东西。村里给五保户特殊待遇，我们去了，姑奶奶就去村部领上几样蔬菜，割上一块肉，取点肴货，招待我们。问寒问暖，汇报家事，姑奶奶那布满沧桑的脸上总是绽开着笑意。送我们出了大门，直到看不见人影了，她才返回家中。

多少年前，走亲戚，真的就靠走，即便是二三十里路，也是两条腿丈量着走完。太阳老高了，走出家门；太阳快落山了，走回家里。一天就走一家，尤其是陪着母亲走亲戚，总有说不完的家常事，拉不完的悄悄话，正应验了那句：“亲戚亲戚，亲上加亲，越走越亲。”现在回



味起来，还蛮有意思的。

那时我和弟弟走亲戚，临出门，母亲将成双成对的馒头放在包袱里，还要递给我们一根短棍。农家养狗的多，短棍

在手，就起到了震慑作用，累了还可以两人抬着包袱走。快到亲戚家，就把短棍藏到一个地方，走时再带着。

饭后，撂下饭碗，就往家

赶，心里想的却不是快点回家，省得母亲挂念，而是可以挤出时间在路上多玩一会儿。遇到小河，把包袱挂到矮树枝上，可以溜冰、抠冰碴，感觉时间差不多了，才急忙往家赶。回到家里，在寒风中冻得龇牙咧嘴的馒头，裂开的口子像冬日里母亲洗衣冻裂的手。

人到礼不差，礼轻情意重。那时，走亲戚带的礼物以馒头为主，后来父亲从矿上捎回桃酥点心，装在包袱里走亲戚，就算稀罕物了，感觉很有面子。

那些年，走亲戚，味很浓，情很真。人不全，就在家里聚；人多了，就提前订饭店。在一起的这几个小时，似乎要把一整年遇到的新鲜事儿都絮叨完，张家长李家短，快成了新闻演播厅。

父亲走后二十多年里，我们这个家族一直沿用这种做法，所有的亲戚说好哪一天集中到我家，不分年龄长幼，没有过去“先走姥姥后看舅，姑姨姐家陆续候”的顺序，一天走完，不再单独候客。

真正的亲，还得是走姥姥家。有啥好吃的，尽管拿来；有啥好玩的，尽管去玩，关键是还有“磕头钱”。

正月十五的萝卜灯

□ 德喜

元宵节是新年里第一个满月之日，月圆之夜总让人遐想。记忆中的元宵节，总有一盏萝卜灯，温暖明亮，闪耀在我的心底。

儿时的乡下，生活还不富裕，多数人家不舍得花钱买灯笼，所以正月十五的晚上，自家制作的萝卜灯是主演。

正月十五那天吃过中午饭，父亲拿了铁锹，小心地铲开地窖子上的封土，挖出两个笔直光滑、体型浑圆的红萝卜，再挖出几根青萝卜，清理净上面的土。别家常用红萝卜，图个喜庆，父亲却钟情青萝卜，他说有春天的气息，所以我家的萝卜灯青色的比红色的多。将萝卜去掉头尾，两端切平整。然后从一端入刀，划拉几下，拿来小勺儿，挖空里面，但不能挖破或者挖得太薄，那样容易渗出油。随着中间的凹槽越来越大，父亲的小刀也越来越谨慎，小心翼翼地修整着内里的边边角角。

凹槽挖好后，父亲通常会选一个最大的萝卜在外灯壁上雕刻。父亲最擅长的就是雕“福”字，先用毛笔写好，再用小刀刻划，初成草稿，而后再精雕细琢。当教师的父亲，心灵手巧，一会儿工夫，一个苍劲有力的“福”字便雕成了。接下来是绕灯芯，就简单多了，这工作常常我们去做。找个火柴棍，把棉花一圈一圈缠绕在上面，有点像医用棉棒，插在挖好的萝卜底座上，添上花生油或大豆油，一盏美美的萝卜灯就做好了，只等黄昏降临，就可以去上灯了。

一切忙妥当，母亲在灶台前张罗着丰盛的晚饭，晚饭做好，差不多已是暮色四合。父亲拿出火柴，一个一个把灯点燃，我们哥仁负责去上灯。大哥去大门，二哥去西屋，我去东屋。等所有的屋门前，甚至猪圈、鸡窝、石磨前都上了灯，母亲拿起萝卜灯，挨个屋去照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萝卜灯，照四方，照得新年亮堂堂……”

晚饭过后，我们哥仁围在天井里最大的那盏萝卜灯前，看灯芯烧出的灯花的形状：“你看这个像高粱。”“这个像一串谷子。”母亲微笑着说：“今年又是五谷丰登，好年景啊！”然后心满意足地去洗碗刷筷。

在皎洁的月光下，高低错落的萝卜灯显得别具一格，把整个天井装点得流光溢彩。我们挑着萝卜灯小心翼翼地走东家串西家，三五成群的小伙伴们欢呼雀跃走在深深的胡同街巷，萝卜灯与月光同行，远远地望去，那些灯真像月光里一片片流动的星星。

一盏盏萝卜灯带来了温暖与幸福。

双“卷”春

□ 马海霞

我们这里有立春吃春卷的习俗，但小时候经济条件有限，父母很少给我们做春卷，只有立春赶上了备年菜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口福吃到。因为农人忙碌了一年，总要留些积蓄备年菜，春卷也被列入年菜行列。

做春卷是个大工程，也是个技术活儿，需常年在农村流水席上帮厨的父亲主做，母亲负责配菜打下手。

母亲将豆腐切片油煎至金黄再切丝，干香椿、木耳、海米也切丝备用，热油锅放入葱、姜丝爆香后倒入肉丝翻炒，加适量酱油、盐和香油，出锅凉透后放入切好的豆腐、干香椿和木耳搅拌均匀。母亲准备这些时，父亲则将蛋液在

油锅里摊成一张张薄饼，蛋饼做得差不多了，母亲和父亲齐动手，用蛋饼将馅料包成卷儿，将卷儿放入油锅炸至金黄，出锅后切块装盘。

祖父和外公家还有街坊四邻分别送点，剩下一盘，我们兄妹仨互相监督着吃，你夹一块，我也夹一块，做到公平公正公开，谁也别想多吃一块。

有一年，我生病住院，花了不少钱，临近春节了还不见好转，浑身没劲儿。母亲愁得不得了，也没心思备年菜了。记得那天一早，我还窝在被子里没起，哥哥将我喊醒：“快起床，咱爸做春卷了，快起来吃。”馋猫鼻子灵，我一吸鼻子，果然闻到香味，立马穿衣起床。父亲已经将春卷入了

油锅，我边等边舔嘴唇。父亲将春卷捞出，趁热切了一根，盛到碗里递给我说：“这次让你吃个够，吃够了才有俩哥哥的份儿。”

我大快朵颐，吃了半碗了，眼睛瞥到俩哥哥，他们站在我旁边，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我忙将碗推给他们，让他俩一人拿一块尝尝。可他俩都拒绝吃，说，邻居二奶奶说了，春卷能治我这病，吃一碗春卷，病情保证缓解，连吃三天，春节前肯定能好利索了。

二奶奶是神婆，父母平时根本不迷信，但为了我，也开始乱投“医”了。

听哥哥这么一说，我忙将剩下的半碗春卷全吃到肚子里去了。父亲笑着说：“吃完了到外面溜达几圈，消化没了

迎春“犁”

□ 李秀芹

今年春节，我和丈夫避开人流，到附近的田野散步。

一位老者在田里挥动锄头，见我丈夫朝他走去，和我们打招呼：“过年好呀！”我和丈夫忙回：“给您拜年啦！”虽是初见，但一句话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我们三个人站在地头攀谈起来。我问老者，过年咋还下田干活呀？老者回：“儿女都在外地，今年过年没回来，家里就我和老婆子，闲着没事，出来干点活。”

我想起了祖父。在我幼时的记忆里，祖父每年春节吃

完饺子，拜年的队伍走了，他便扛着锄头到田里去。别人都等天气暖和了，地里化了冻，土质松软时再刨地，祖父偏要春节当天开犁。那些年的春节，都极冷，土地被冻了一个冬天，已经地冻三尺了，刨地简直是和自己过不去，但祖父仍要刨几下才行。祖母说，这是祖父给田地拜年呢。

世代为农的农人，种地也种出了“匠心”，节气和节日都想着庄稼地。有一年春节，我跟着祖父去田里。那天很冷，早上还下了一场小雪，祖父领着我到了田里，抡起锄头刨了

好几下，才刨开了一点点土。“开犁大吉！”祖父说完，掏出烟斗抽了半袋烟，一边抽烟一边眯着眼睛打量土地，对我说着哪块地种庄稼，哪块地种蔬菜。看着祖父喜悦的神色，就好像他已经望到了丰收的景象。

祖父是家里的“老黄牛”，他用锄头刨地，也总说成是“开犁”。这话也对，祖父干起农活来，确实有股牛劲儿。他是侍弄庄稼的好把式。祖母说，全村数我家地里的田垄最直，种出的庄稼一排排看着就养眼。是呀，祖父是个勤快

人，只知道干活，是个“庄稼迷”，春节都想在田里过，心里装着农事儿，庄稼种不好才怪呢。

老者说：“我种了一辈子地，对土地有感情，一天不来到地里看一看，心里就空落落的。”这句话点醒了我，原来祖父春节这天去田里刨地，用锄头翻动土地，是要将春天迎进田里，开启一垄禾的梦想，一年的好日子便从锄头上缓缓流淌开来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农人的春天从春耕开始，而祖父的春天，相比他人，来得早一些。